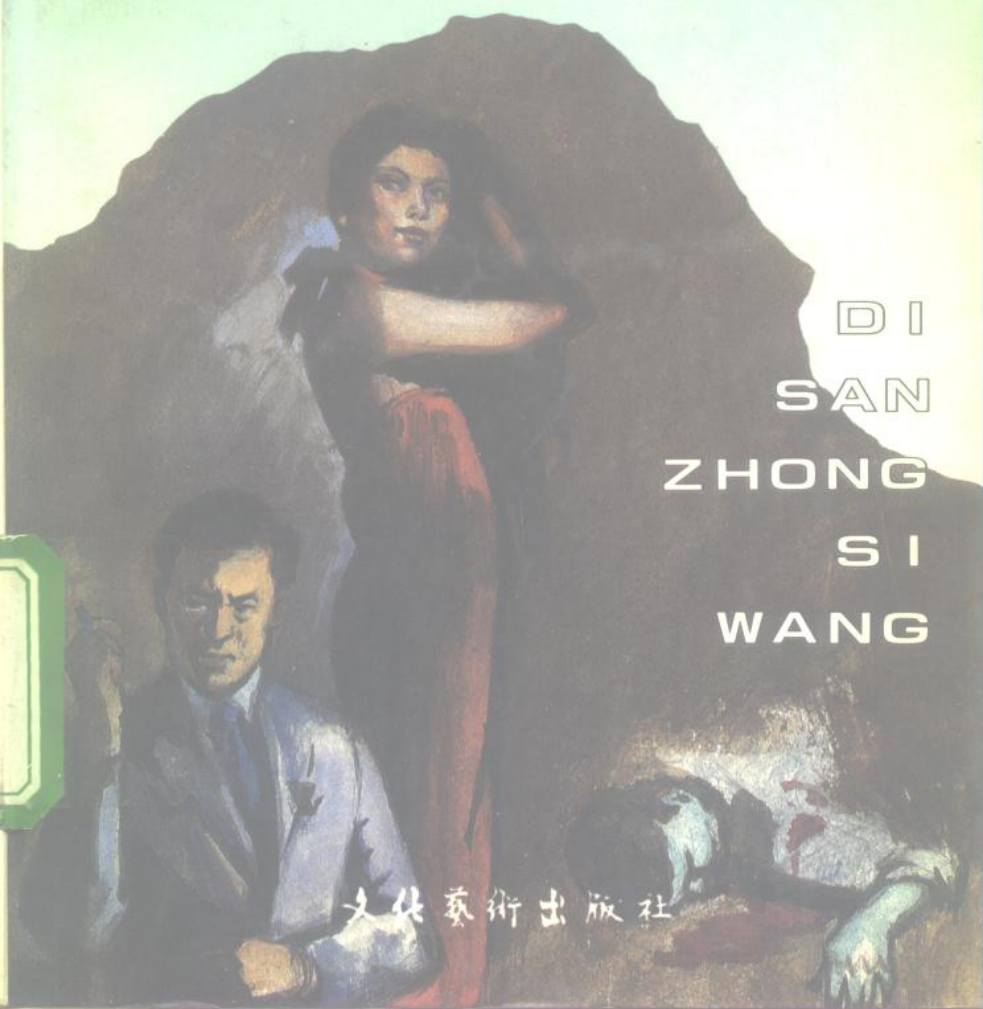


陶 正 著

第三种死亡

DI
SAN
ZHONG
SI
WA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I247.5
585

585

第三种死亡

陶正著



200091060

DZ85/07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第三种死亡

陶正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字数185,000

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6,000册

ISBN 7-5039-1123-9/I·513

定价: 4.20元

内 容 简 介

服装店小老板倪丽莲猝死店中。商店呈密室状态，却又有灭迹现象。是自杀？是他杀？

无业游民肖业占有了舞蹈演员魏小依。既粗暴冷酷，又一往情深。是恶的袒露？是善的皈依？

魏小依手刃情人。先在奈何桥头送别，再去黄泉路上追赶。是出于爱？是出于恨？

舞蹈教练季利人处心积虑庇卫魏小依的身心。是护花使臣？是悲剧的酿造者？

非朱即墨，非好即坏，非美即丑……世界上的事情真就如此简单、绝对？

十几年前的一段不了情，绽出了恶之花，结下了苦果。

五个人物的连续死亡，布下了刑侦的浓雾，悬起了生活的灯谜……

构思奇绝。推理缜密。情节引人入胜，意蕴深刻悠远。《第三种死亡》集可读性、哲理性和向真、向善、向美的教益性为一体，实属我国新推理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目 录

序：历史镜头	(1)
一、小银座时装店	(17)
二、民族宫礼堂	(37)
二、前门饭店	(55)
四、北太平庄影剧院	(73)
五、刑侦大队	(102)
六、15次特快列车	(126)
七、汉口火车站	(148)
八、歌舞团宿舍	(172)
九、学院路派出所	(201)
十、玉渊潭公园	(223)
十一、推理小说	(244)
十二、狗尾	(276)

序：历史镜头

镜头 1

(1969年盛夏·首都艺术学校排练厅)

舞蹈班学员在进行毕业汇报。

这是一些正处于人生最微妙阶段的少男少女。

看面部轮廓，看表情，还像大孩子；看体形，看间或闪烁的目光，又似乎成熟了。

这是一群幸运儿。这个年代，也许只有他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美好的形体。

旋转。跳跃。身法组合。队型变换……

面前端坐着几十位判官：

文化局和艺校的领导；教员和“掺沙子”的工宣队员；驻京文艺团体的内行和外行。

这些人主管分配，负责招生。

一部分学员将正式登上舞台，去占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另一部分将下厂下乡，跻身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的伟大行列。

看来，学员们的思想还都不够革命化。

他们都太卖力气了。都在竭力表示：我是块演员的料。

判官们也成问题：对于势必成为工农兵的，他们竟摇头叹息，大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形象写意。

一组男女双人舞提起了他们的兴致。

当然，角色关系绝不是夫妻，更不是恋人，情人。异性之爱是资产阶级的垃圾。

是兄妹关系，而且是革命兄妹。

是革命现代舞剧《草原红花》片断。

判官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这两个孩子本钱不错。”

“嗯，基本功也扎实。”

“乐感好。节奏、韵律……”

“主要是情，有感情……”

是的，主要是情。

有的学员，形体漂亮，舞姿潇洒，但给人的整体感受是……空！白！

这一对学员不同凡响。他们的表演入情、尽情、传情。

这情又很内在，可感而不可言。

遭遇风雪，相依为命。

面对灾难，携手抗争。

战胜困难，热烈欢庆。

好。的确是好。层层深入地展现了美好的感情。

判官们喜形于色，没有再吝惜掌声。

在学员们听来，这是艺术圣殿的迎宾鼓乐。

“哥哥”和“妹妹”鞠躬致谢。

抬起头，相视一笑。汗珠甩落在地板上。

真热。

三伏天。尽管八只吊扇不停地旋转，排练厅里还是热气蒸腾。

何况他们刚做完剧烈动作。

何况他们穿着冬装——模拟皮衣、皮帽和皮靴的牧人服饰。

他们退离了表演区。

他们匆匆转进更衣室。

谈不上更衣室，只是临时用木板隔出的更衣处。中间再分割一下，表示没有忽视男女之大防。

他俩却忽视了。

因为是非正式演出，他们的演出服内还套着练功服，脱下了使人闷热的演出服后，还未来得及脱下那湿透了的、紧贴在身上的练功服，两个人就高兴地笑了。

“有希望。”“哥哥”说。

“嗯。”

“不知道能去哪个团。”

“嗯。”

“要是能分到一个团就好了。”

“嗯？”

还是一个“嗯”字，语气变了。

“我是说，最好咱们俩还能在一块儿。”

“真的？”

“妹妹”飞快地撩了“哥哥”一眼。

“当然。”

“哥哥”定定地看着“妹妹”。

“妹妹”的鼻尖上有些细密晶亮的小汗粒。

“永远吗？”

“永远。”

“妹妹”目光不再打滑，而且丰富地变化着。

由疑询而笃信，由温柔而热烈，由羞涩而大胆。

她反手抽出了别在腰间的一方手绢。

“擦擦你脑门儿上的汗！”

“哥哥”伸手来接。“妹妹”又把手撒开了。

“别动，我给你擦。”

是命令式的。

有时，命令的口吻也能传达温馨的感情。

“哥哥”顺从地站定了，低下头。

“妹妹”转到他面前，为他擦汗。

额头……鼻翼……上下唇……

蓦地，她踮起脚，尖起嘴，向刚刚擦过的敏感部位蜂刺般地叮去。

“哥哥”似乎没有准备，本能地闪退了一下。

“不错，俩小家伙今天……嗨！不错嘛！”

话到人到，文化局长拐了进来。

曾是工宣队长的文化局长。

前半句是激赏，后半句是讥讽，惊急气极的嘲笑。

如影随形的，是校方的几位领导。

判官们眼福不浅，加看了一出幕后戏。

“不错，不错呀你们！台上是兄妹，台下是……台上是

干革命，台下干……哼，十几岁的娃娃！台上表现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台下……我都说不出口来！你们自己说！这是什么行为？嗯？说！你！”

短粗的食指弹起来，直指“哥哥”的鼻尖。

“……错误行为。”“哥哥”喃喃呐呐。

“错误？仅止是错误？”

“……不正当的行为。”

“够用吗？”

“……流氓……流氓行为。”

“知道是流氓，还搞？还有你！女娃娃家，你还是主动的！你也说说……说呀！”

“妹妹”缄口不语。

惨白着脸，紧抿着嘴唇，抿得两颊抽搐。

双手死劲地绞着那方手绢，打开，又绞紧，又打开……突然“嗤”地撕成了两半。

镜 头 2

（1986年秋·北京秀水东街摊市）

一个女骑手长靴点地，跨坐在“本田125”上。

这是个年轻女人，却似乎韶华将尽了。

两颊已找不到红晕，苍白得几近透明。嘴唇轮廓虽好，却干涩了些。向前瞻望的目光显得昏暗而疲惫。

她似乎在等待着某种滋润。

她似乎等到了。

“小野——”她喊了一声。

一个小伙子快步奔了过来。

小野。日本名字。

他不是日本人。

他长得像日本人。起码像一些中国人不知不觉美化了的日本男人——方正、茁壮、阳刚。

小野才16岁。16岁的小野就绽露了如此这般的男人气概。

他又有股野味儿，被谦恭的表象包掩的野味儿。

穿西装的武士道许是这个样子。

但是，叫他小野，与凡此种种并不相干。

仅仅因为他是私生子，没爹的野种。

他走到女青年面前，叫了声“大姐”。

“大姐”嚼着胶姆糖笑，笑得很温情。

“带来了？”

他摊开手。手心里握着一枚纪念章。

毛泽东纪念章。老人家巨大的头颅高压在红彤彤的地球上。

“行吗？”

“大姐”似看非看，接过来，揣进摩托服的内兜里。

顺手扯出一沓钞票，在大腿上抽打了一下。

“给你两张怎么样？”

“两张？”小野脱口重复。重音在那个“张”字。

“你还想要两棵呀？够黑的呀！”

“不！我是说……能值这么多？”

“架不住我乐意呀！”

“大姐”鼓动两腮，吹出颤巍巍一个大糖泡儿。眼睛在糖泡上眯眯地笑。

“大姐，你别又变着法儿贴我！”

糖泡破了，粘在嘴唇上。

“大姐”把它抵进去，不笑了。幽幽地盯着小野，摇了摇头。

不知在否定什么。

俄顷，又夸张地瞪圆了眼睛。

“雏！我还不知道你那小心眼儿？男子汉了对不对？不愿吃白食了对不对？”

小野点了点头。

“实说吧，甭看我掏两张买你这么个玩艺儿，回头碰上个老外，我敢敲他二百美元！”

“真的？”

“假的！这年头没真的。你蒙我、我坑你，都这么回事儿。”

“可我听着，你这话，就挺真。”

小野钻了个空子。

“……这呀……也就是对你……”“大姐”竟口拙了，“小野，你可真够纯的啊！”

猛地，她把钞票胡乱塞回怀里，双臂盘胸，像是真生气了。

像是生自己的气了。

“得了吧乖孩子，你觉得这两张来得太轻巧了不是？我今天还就是想给你开个窍儿。告诉你，挣大钱的路多啦！越是挣大钱，嘿，还越轻巧。这两张再给你也没劲了，天黑之前，我让你挣两棵！只要你说句话，就四个字儿！”

小野满脸问号。“哪四个字儿？”

“离我近点儿！”

“离……我……近点？就这四个……”

“傻帽儿！”

“大姐”笑了，一把将小野拉到身边。

“学着点儿吧你……”

下面的话，就殷殷切切的，听不见了。

只见小野在急剧地变幻神色。

呆愣……惊诧……惶惑……终于亢奋起来。

他仰头看天，运着气，仿佛要向上帝宣战。

天色昏暗下来，一些摊位亮了灯。

灯光反而强化了昏暗之感。

“大姐”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身边多了个伴儿，夹着包儿。

“主刀……主联……托屈……”小野含含糊糊念着一些古怪的词儿。

昏暗中又走来一个人，西装、眼镜，典型的影视片中的知识分子。

举止神态却不够标准。既像搜捕猎物的猎手，又像在陷阱旁转圈的野兽。

今天他注定要当野兽。

因为“大姐”已经迎上去了。

“有汇吗？”

那人先上下打量，像选择配偶；再左盼右顾，像防范情敌。

半晌，才点点头。

“怎么说？”大姐低问。

“6.5。”

“高了。6.3。”

“最低6.4。”

“你有多少？”

“500元。”

“……便宜你了，6.4。来。”

快人快语。

“大姐”把那人带到夹皮包的伙伴身边。

“给他点3200块。”

接过来，点一遍。指法娴熟，颇具艺术美。

左手交给那人，右手主动抓过美元。

500美元，5张百元票子。无须细数，仅防假钞。

于是精心地折，将，对着亮处透视。

那人却蹙蹙率率数了很久。

“少50元。”

“是吗？你再数数。”

这里的“你”，是指她的同伴。

同伴唯命是从，埋头猛数，念念有词。

“算了！”“大姐”似乎又烦了，一把夺回钞票，一手从

怀里抽出几张，加上去，塞给那人。

“给你！为几十块钱叫真儿，还大老爷们儿呢！喊！拿走吧！不少我也贴了。”

说罢，扭头便走。

“等等！”

那人却还要数一遍，需出去不当“大老爷们儿”了。

“大姐”向暗影里看了看。

暗影里站着小野。

小野一直在凝神敛气，如箭在弦。

箭，就是那一句话，那四个字。

“大姐”抬起右手，在头上摸索了一下。

信号！

“警察来啦——”

小野惊声惨叫。四个字喷射而出。

“大姐”一把拉起同伴，撒腿就跑。

跑过一个拐角，便站下来，伸头窥视。

“大老爷们儿”早就入地钻天了。

“切下几棵？”“大姐”问。问得随随便便。

像是问切下几棵白菜。

“嘿，整整一吨！”

“不赖。今几个你留500元吧。”

“哟，怎么大方起来了。”

“剩下500元，给那个‘吃喜儿’。”

“美的他！他头一回……”

“就是因为他头一回。”

“那你呢？”

“少操点闲心吧你！”

“八成……你看上他了吧？”

“……他是个好孩子。”

“好？新鲜！原装儿？”

“少废话！”

“唠唠唠！还真护着！得，看这意思，哥们儿得撤喽？
今儿晚上再来个临别纪念怎么样？”

“一边儿去！我还跟你说，从今以后，甭想再打我的主意！有尿别处撒去！这年头大喇小喇多的是！有钱还怕买不着尿罐子？”

镜 头 3

（1978年暮春·北京东城区豆腐巷甲61号）

这是一个大杂院儿。

说是“院儿”，却没有院儿。对面行走的人只能侧身擦过。

这是贫民窟。住着58户人家。有限的老屋无限地繁衍，
临建小房像连体胎儿。

而且是怪胎。葡萄胎。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歪歪斜斜，不成体统。

挤。东家开门西家就出不来，厨房敞窗厕所就进不去。
挤。屋里的人更挤。

有三代同床的，也有四世同堂的——同一间10平方米小过堂。

居民的成分也杂，但都是寻常百姓。做工的，卖货的，蹬三轮儿的，扫街的……

他们的政治地位并不低，经济地位也在提高。只是这居住条件，至今还压在底层。

龙生九子。底层中也有一家变异的龙种。

男的是教员，女的是演员，7岁的独生女是三好学生。

他们是7年前迁来的——小女孩出生那年。

据说是在换房大会上做了蚀本交易：以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调换了两间小平房。

据说是为了分家。据说要摆脱女家的什么亲戚……

都是据说。不足为凭。

只有一点是确凿的：他们是很有身份的人。

他们的身份高人一等，行止却总像低人一头。

——下班回家，放学进门，都低头垂眼。匆匆钻进那间一年四季窗帘紧闭的小屋，就是不出门了。

竟然看不到这家人上厕所。

只是夜半之后，或黎明之前，如果有人挤得睡不着，或掉在地上摔醒了，他会侥幸听到有关的动静。

开门声，脚步声，便盆与墙拐角的磕碰声，倒屎倒尿声。

所以，街坊们议论起这家人，往往都搬出一个“臭”字。

臭架子。臭毛病。臭烘烘的屋子——吃喝拉撒都在里